

探秘大运河文化遗产系列报道

张之洞的一生几乎伴随中国近代史的始终。在中西文明交汇的十字路口，风雷激荡，暗潮汹涌。有拱手妥协者，有抱残守缺者，有呼号“开眼看世界”者，有变法改良者。遭此“数千年未有之变”，民族将何去何从？此际，张之洞以“中体西用”为旨，高举变革大旗，掀起了一场影响民族进程的近代化运动。如今，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之下，对张之洞及这场变革的研究，仍具深刻现实意义。

改革先驱张之洞 民族自强的“资治通鉴”

本报记者 祁凌霄

张之洞是洋务运动巨擘，思想巨人，一代名臣。后人亦把他与曾国藩比较，称曾是大臣，张是儒臣。后者意谓，张之洞不仅在政治上能运筹于庙堂，践行于实务，更是护持、影响乃至再造一代文教的功勋。以今人的眼光看，则无论是军国大政、经济建设还是文化学术，张之洞堪称近代以来为民族自强而奋发改革的先驱。他的成败得失，学术体系中的实际可行与自我相悖，置于今天，都可资借鉴；他一生的心迹和足迹，都是沧州人引以为豪的文化遗产。

百年研究成“张学” 地方研究显特色

对张之洞的研究，从他逝世后就已勃然兴起。在中国近代史上，因为张之洞的功勋太过引人瞩目，他的僚属、门生、故旧，自他去世之后，或编纂遗集，或撰写幕府记闻，或在他督鄂之地建“抱朴堂”，回忆他的言行，整理他的事迹，纪念他的功勋；而他的政敌，也或指摘他的品格，或批评他的学术，或抨击他的变革，即使如此，持反对意见者也不得不承认，张之洞对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巨大影响，清末几无人能够企及。

张之洞已经逝世百余年。百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因张之洞思想和事业中的可资借鉴性，对他的研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所产生的学术著作、论文汗牛充栋，车载斗量，与以往相比，呈现出质的差异，对他的评价，趋于客观求实。在辩证唯物史观之下，把张之洞放到他当时的背景中，还原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结合当今建设实际，抽绎有价值的元素，成为时代性趋势。

积数十年之功，无论是他的家乡，还是他的出生地，建功立业地，哪怕是张之洞足迹所到过的地方，后裔生活的地方，都有不少相关研究资料问世。一些国外学者也对这位时代弄潮儿产生了浓厚兴趣，尤其是当年与张之洞有过交往的国家如日本、德国等，这些国家的有关档案，也为国内研究者开辟了新的视角。张之洞研究，俨然成为一门学问。

各地对张之洞的研究呈现不同的特色，如张之洞推行近代化改革事业、为官18年之久的湖北、张之洞的出生地贵州、张之洞的家乡河北等。前者以他督鄂时的功绩为主线，成果最为丰硕，贵州以少年张之洞行踪为主线，补阙拾遗，河北尤其是沧州，以张之洞在家乡的传说、遗存及编纂全集等为主线，都取得不同的成绩。其中，沧州人参加编纂的河北版《张之洞全集》，开新时代编纂张之洞遗著之风，有筚路蓝缕之功。

在南皮，2004年成立的张之洞研究会于2007年成功寻找张之洞遗骨，2011年，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建起张之洞墓园。此后，张之洞纪念馆、张之洞文化旅游小镇先后在其城南侧、张之洞故里双庙村落成，为各地文化寻访者提供了观瞻的实景，为地方文化建设增添了亮色。在孟村工作的南皮籍学者蔡永贵的《张之洞诗札注》，南皮文化研究者张春景编写的《张之洞故事精选》、收藏的张之洞篆书孤品，张之洞研究会主办的刊物、举办的系列研讨会，及此前沧州人创作的《张之洞传》，在学术、艺术和普

及上，也突出了家乡人对张之洞的别样情怀。

纪念馆展陈名臣遗迹 文旅小镇汇通运河文化

行走于张之洞纪念馆中，体验百年张之洞所经历的风雷激荡，顿生今昔之感。百余年前，这位沧州走出去的历史人物，在那个时代的作为与担当，对实现中国近代化的巨大努力，使人目不暇接，心生敬意。

纪念馆里，一处展柜中陈列着1901年汉阳铁厂生产的钢轨及生产钢轨的原矿石、汉阳造步枪以及炮弹。汉阳铁厂为张之洞所创，铁厂供应铁轨的卢汉铁路（京汉铁路）为张之洞倡修，这个细节，也可窥见张之洞在大兴工业中可贵的体系性思考和实践。这段铁轨于2012年11月被发现。当时，检查铁路线的专家忽然发现其中一段路线仍是“汉阳造”的钢轨，而经过了110年竟然还能正常使用！展陈中还有张之洞在湖北市政改革中修建监狱留下的“汉阳造”瓦片，上有中英文对照和注册商标，历经百年，完好无损。这不仅仅让人想起张之洞派人考察外国工商业、引进美国种子，以加速商品流通、提高农作物产量，重农本又放眼世界的开拓之举。百余年前，这些物件所承载的与当代人并不隔膜的现代理念，令人叹为观止。

2018年10月，南皮张之洞纪念馆盛大开馆。这处位于张之洞故里双庙村北侧的纪念馆，古香古色，气势宏大，总建筑面积2536平方米，两层，设有一个序厅及7个基本陈列展厅、一个多功能厅。展陈多以各地研究成果和有关张之洞的遗迹为主。有“张之洞之路”“香涛百年 风云仕途”“自强求富 经邦济世”“改革军制 御侮救亡”“维护主权 外交纵横”“中体西用 教育变革”“薪火相传 泽被后世”等部分，用大量历史图片和珍贵文物，结合现代技术手段复原场景及艺术品。展陈用“以人述事、以事述史”的方式，反映了张之洞作为后期洋务运动的领袖人物，为民族重工业、轻工业、教育、交通及近代军事等的发展作出的开创性贡献。

“2021年，张之洞文化旅游小镇入选第二批全国乡村旅游示范村名单，是当时全市仅有的两个市级乡村振兴示范区之一，也是全省重点发展的100个旅游村之一。”张之洞文化旅游小镇管委会主任杨勇说。当前，小镇还在继续建设中，这里前来观光的人很多。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乡情民俗、工艺品展示、篆刻、剪纸、画瓷、书法、绘画等，品种不少，式样很多。外地的一些美术工作者，还在小镇里开办了工作室。外来的文化思想观念也在小镇里生发，与当地文化汇聚交流，呈现富有时代气息又不离传统与乡土的特色。

张之洞文化旅游小镇是沧州大运河文化建设的一大举措。这里向西距大运河不远，千年大运河与百年张之洞隔着原野相望，同样具有汇通融合的文化内核，两者相望相依相携，汇聚成地方文化乃至民族文化的长流。

这种汇聚，无疑使这座“小



办公中的张之洞



张之洞文化旅游小镇一隅



张之洞故里今貌

镇”生动起来，充满生机，“小镇”从原来小村的闭塞自守，变得开朗豁达。杨勇说：“目前，一些汇聚尚需提纯，章程有待梳理，要想融合得贴切，还需要大力整合、切入，还需要常态化，方能特色凸显。”“当突出文化色彩，转化思维模式，使之具有大众化、深刻化和可参与度。”南皮作家张国中说。“应突出张之洞出生地这一特点，尽量不要与外地研究方向趋同，凸显张之洞在南皮的踪迹。同时要呈现多样性，从学术、书法、文物、乡情等角度多方塑造张之洞的形象。”张春景说。

乡土名人一脉传承 学术治术并存借鉴

沧州有很多历史名人，而在清代，人们乐于提及的往往是张之洞和纪晓岚，以至于常私下将二人进行比较。有人认为，二人没有可比

性，有人认为，此不如彼。其实，这种比较看似浅显，却可启发出张之洞、纪晓岚及沧州名人文化研究的另一途径。

以往，对于张之洞或纪晓岚的研究，或多或少地偏重于历史、传说、趣闻等方面，两个人所处时代的比较，在学术层面的关联，却鲜有人涉及。有趣的是，如果将这些关联起来思考，沧州这两位名人，一前一后，能给人们带来很多新感悟。

纪晓岚跨越雍正、乾隆、嘉庆三朝，正值太平盛世，他编纂《四库全书》可谓中国古代文化的总结者，为传统学术画了个“句号”。而他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对自宋以来就成为学术主流的“程朱学派”末流即假道学，颇有批判。但纪晓岚是文臣，坐而论道多，起而能行少，事功不显；张之洞跨越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朝，正是中华遭受巨变之时，几乎

与近代史相始终，他作为政治家的近代化改革和作为学问家的系列著作，可谓中国近代文化的开拓者，为近代化发展画了个“逗号”。在《劝学篇》《书目答问》《轺轩语》等著作里，他的学术理念，既承继纪晓岚对“程朱”末流华而不实、空疏臆造的厌弃，也有对汉学末流琐碎僵化、不务实际的批判。承继纪晓岚对中华学术精髓肯定的部分之外，又在此基础上向前迈了一大步——调和“汉宋”，汇通中西，为民族自强而致用，并扩充四海，影响到朝堂和庶民子弟。

由此可见，在不同的时代，两个沧州人对文化既有同旨，也有异趣，在传承和光大学术的目的上，一脉相承，随时代而沿革，都是延续中华文化的巨擘。时代与时代对比，人物与人物对比，对应到当代，不难看出，当代既有太平之象，也有中西文化的再次汇通问题，可用来借鉴的思想文化非常丰富。

推而广之，把张之洞与奕訢、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首批洋务领袖相比，可以看出张之洞后期的近代化改革与前者有质的不同，而与林则徐、郑观应、魏源、王韬等最早提倡“开眼看世界”“中体西用”的思想者们相比，张之洞的思想深度、学术体系，尤其是在此指导下的实践活动，已远超他的前辈。对于张之洞的学术构建和与此相应的实践行动，后人，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社会建设上，都有巨大的启发意义。学术与治术并存，学术与治术相统一，转而为建设者们提供借鉴，当是张之洞研究的另一个新途径。

随着许多档案资料的解密，大量珍贵文献被学者们所重视，比如日本所藏张之洞与日本来华人员的关系、对日本的态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所藏的“张之洞档案”，492函，数以千计的图册、散页，对重新评价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庚子事变及清末新政都有重要的记载。其中戊戌变法的史料，经当代学者茅海建的研究，著《戊戌变法的另面》，足以颠覆以往人们对“戊戌变法”中张之洞守旧的认识，打破了传统学术上以康、梁为主脉的“戊戌变法”构建。张之洞在变法中的积极和务实精神，与康、梁的不务实形成鲜明对比，也推翻了康有为在《我史》中自道功劳的作伪、梁启超对张之洞带有政治目的不惜虚构地攻击，还原了一个沧州人在那个大变革时代所作的努力和贡献。

利用解密档案对张之洞的研究，尚没引起足够重视，而此恰恰是构建沧州名人文化的又一新途。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张之洞对这一思想的体系化构建，显示了他对中国近代化进程的深刻思考——虽然，因违反体用不二的逻辑，其矛盾造就了他成为终结封建王朝的掘墓人，事与愿违，但其为民族自强所作的实际贡献、深度思考，值得后世大力借鉴；“布衣兴国，蓝缕开疆”，张之洞给湖北织布局局题楹联，显示了这位改革先驱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的魄力，这种奋起自强的民族精神，更值得后世弘扬并大力传承。

多张早期毕业证 见证沧州教育发展



本报讯（记者刘伟）近日，地域文化研究学者王立成向记者展示了自己收藏的多张毕业证书。毕业证书的时间多在1950年至1959年，见证了那一时期沧州教育的蓬勃发展。

据王立成考证，中国现代式的毕业证书发放肇端于1902年12月17日复校的京师大学堂，此后，包括大中小学在内的各级公立或私立学校都纷纷仿效，并相沿成例。一九四九年后，各类学校包括识字班、夜校、扫盲班等提高干部和人民大众文化水平的教育教学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翻身的工农大众识字上学成为社会求知的普遍愿景，沧州作为畿辅之地亦是如此。因此在求学的道路上，沧州许多老百姓在不同年龄段或多或少都拥有一张或多张与知识技能相关的毕业证书。这些留存至今已经泛黄的旧证书，静静地见证着建国之初沧州教育的百花齐放。

在众多毕业证书中，有一张是1954年沧县专区级干部业余学校毕业证书。毕业证书顶端有两面交叉的鲜艳国旗。一个令人注意的现象是，毕业生的年龄已经26岁，但却是高小毕业。那时人们的

受教育水平普遍不高，就当时情况而言，高小毕业如留在农村就是“屈才”了，另外也从中学看出，国家对提高大众和青年干部文化水平工作的重视。王立成认为，到1959年，新中国经过10年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社会一片欣欣向荣。在此前提下，教育的发展也取得了巨大进步，沧州各地的毕业证书见证了这些可喜变化。一是中小学受教年龄逐渐趋向合理；二是政府的重视，这从所盖红章可以看出政府委员会亦参与其中，全面助力教育发展；三是设计风格逐渐由简约到绚丽。另外教育主题引导宣传始终不放松，且润物无声，毕业证书上的图案既有爱国、爱党的意愿表达，又有向科学进军，努力生产建设等社会发展内容的号召。

作为我市资深青年学者，多年以来，王立成专注沧州文化研究，尤其收藏沧州故纸，研究成果多次发表在国家和省、市级报纸杂志上。除了毕业证书之外，他还收藏了大量有关沧州区域文化的古籍，有关沧州教育主题的收藏有数十件，有不少资料深具文化价值。

“诗经植物园”里 种下文化树



本报讯（记者祁凌霄）继诗祖毛萸塑像进入河间“诗经植物园”后，河间第一实验小学和毛萸塑像创作者欧阳新光所在美术学校的孩子们近日又相约“诗经植物园”，与河间“诗经文化”研究学者董杰、植物园建设者朱小兵、朱亚楠等人，在园里种下文化树，听“诗经”植物讲解，并通过描绘园子里的植物、动物，进行“诗经文化”的多维度体验。“共聚诗园·树梦诗画”，在“诗经植物园”，孩子们开展系列与“诗经文化”有关的活动。河间诗经社社长董杰现场带领孩子们认识园子里的“诗经植物”，讲解它们在《诗



张之洞文化旅游小镇